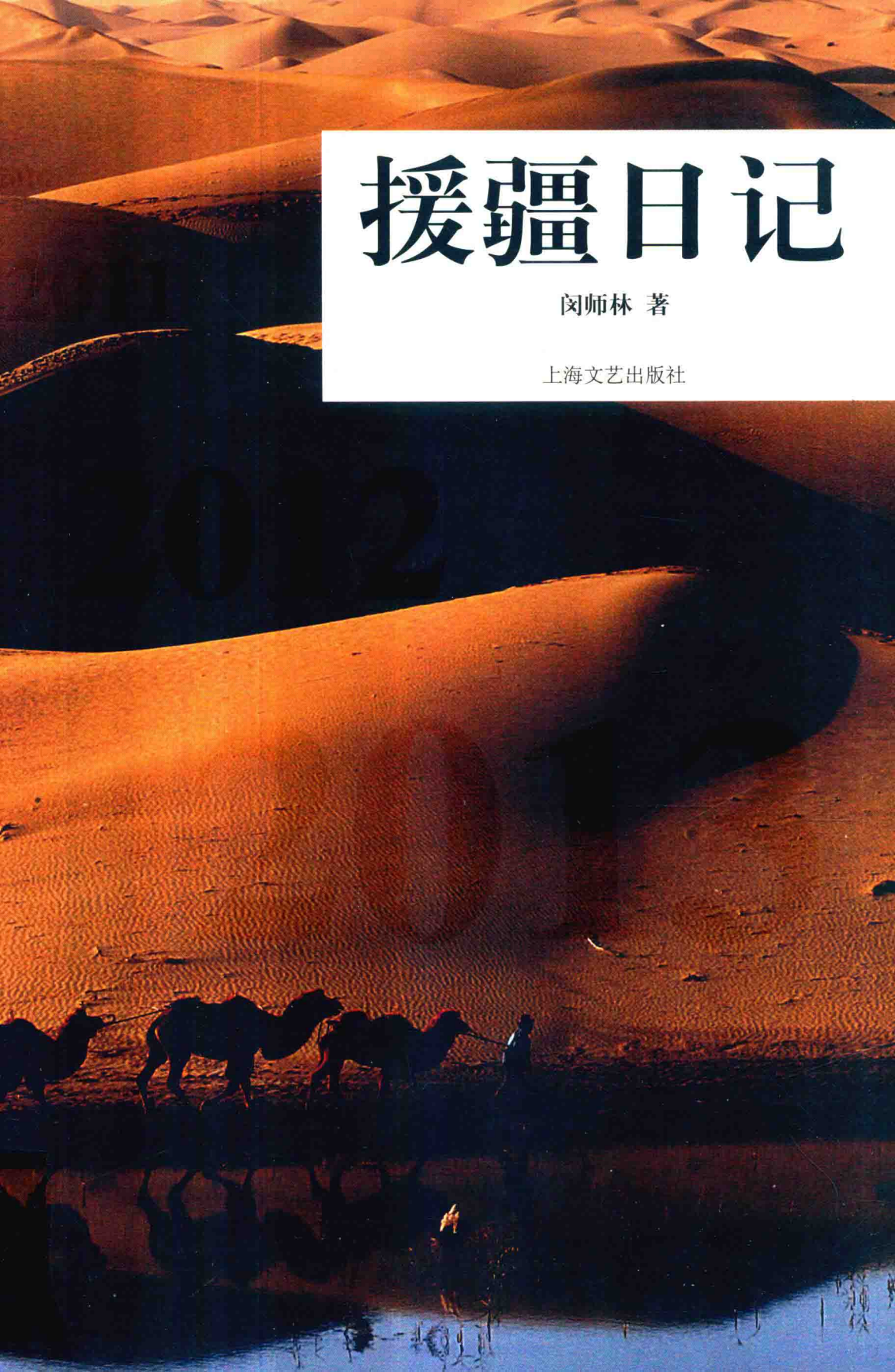


援疆日记

闵师林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援疆日记

闵师林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援疆日记/闵师林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4.7

ISBN 978-7-5321-5300-8

I. ①援… II. ①闵… III. ①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50803 号

出品人: 陈 征

策 划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秦 静

封面设计: 袁银昌 李 静

援疆日记

闵师林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00×1000 1/16 印张 27 插页 3 字数 541,000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300-8/1 • 4201 定价: 48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53522925



冒严寒视察援疆工程。



深入维吾尔族居民家了解实情。



慰问少数民族学童。



作者与喀什民间艺人交谈。

目 录

2010	1
2011	27
2012	199
2013	351

2010年9月1日 周三 喀什

到新疆，也就是到喀什，已过一周了。

这还是我今生第一次踏上这片广阔而神秘的土地。

这一次援疆三年，正值壮年。遥想班超当年，告别家人，投笔从戎，亲率三十六位英雄，直驱西域。千秋业绩，青史留名。吾辈既有出征疆场的自豪，比较先人，也就气短许多，不值一提了。但这三年，毕竟是大好年华和时机，扬鞭催马，志不可怠。热血男儿，岂可偷闲。相信自己这三年，来前雷厉风行，去后无怨无悔。

8月22日鸡未鸣即起，抵喀什，已临近上海的傍晚时分了。喀什地委、行署的欢迎仪式在喀什噶尔宾馆友谊厅举行。地区歌舞团表演了充满民族特色的精彩节目。当一位清瘦的塔吉克族男子深情演唱著名的歌曲《怀念战友》时，我凝神倾听这熟悉的旋律和歌词，激情难抑，竟禁不住淌下了两行热泪。我也是一位冰山上的来客。我感觉，这片土地我似乎来过，也许是前世，也许是梦中。

之后，随市领导赴上海受援的四县，一程一程将上海援疆干部送到目的地。县委、县府的欢迎仪式简朴而热烈，每一次，我都感到一种振奋的动力，一种责任的分量。

从和田到阿拉尔，首次穿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无限雄浑广阔的沙漠，充满生命意象的胡杨，蜿蜒伸展平坦的公路，愈显神秘深邃的天空，还有一路的沉思和冥想，都使自己的身心飘逸在一种久违的感动之中。

离开上海，从未超过一个月。在都市里生长和飞翔，那天地精致而显窄狭。而今，荒漠戈壁，绿洲山脉，茫茫无际，那飞翔的轨迹和感觉，将会是怎样的神奇？

到喀什地委大院指挥部自己的宿舍，已是一周之后。我的两个托运的箱包，还未打开。但新的富有挑战的生活，已时不我待。

想起王蒙《青春万岁》里的那首诗：“所有的日子，所有的日子都来吧。我要用青春的璎珞，编织你们……”

所有的日子都来吧，那每一天都会给新疆这片土地带来新的神奇。

9月3日 周五 喀什

马不停蹄地工作，对指挥部有关管理工作进行了多次商议。

也许是前些天一入疆旅途劳顿，水土不服，不知不觉有生热、上火的症状了。一位来喀考察的企业负责人，递来了几包颗粒状的铁皮枫斗，说降火效果不错。这几天饭菜都不香了，牙龈肿痛，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，拆了封口，就往嘴里灌了，再咕嘟咕嘟倒上温开水，祈盼立马见效。这玩意儿，以前，品质再

高贵，价值再可观，我都不想触碰。这袋装的，一定不算精品了，现在，我却如此吞食，是不是有点饮鸩止渴的意味？

这两天只喝稀饭了，就着自己带来的腐乳和酱菜。还算有点滋味。

写了一篇散文《向天山神木致敬》，是路过阿克苏时，按计划带队到位于温宿的神木园参观，甚为震撼。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，倚靠在床头，想念那些非凡和奇崛的树木，挥笔抒怀，情思泉涌。

在这占地六百亩的土丘上，形态各异的奇树目不暇接，这样存活了上千年的古树竟有上百棵之多！要知道，这并非江南，即便江南，也难以找出这一片神奇的园林。这些树或者将军般的威严，胸口中了箭似的，仍直挺挺地站立着，凝然不动。或者匍匐在地，危在旦夕，却往往绝处逢生，向天穹昂首。他们或独木成林，枝繁叶茂，或相互依偎，情深意长。他们形态各异又神态相似，曲折盘旋，但不失魂魄。他们在荒漠戈壁中书写着大自然的造化，乃至生命的顽强。是的，是顽强生命力的最典范的再现。在他们的履历中，一定经受了太多的磨难。风沙、冰雪、干旱和人为的浩劫，如此种种，也消磨不了他们对生命的追求，哪怕一息尚存，都要展示自己的阳刚，让生气勃郁，也令天地侧目。

是的，我敬畏和钦佩这些古树。未见他们怨天尤人，也不闻他们哀鸣悲嚎，他们始终缄默，历经再多苦难也不呻吟。他们不屈不挠，与恶劣的环境抗争，以赢得一份生存和灿烂的权利。

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。

9月5日 周日 喀什

今天我首次见到沙尘暴了。一上午，天空就呈灰蒙蒙的。很像南方的阴雨天。但其实是沙尘弥漫，一时还没有感觉到。室内开会，一个维吾尔族女大学生说是沙尘暴来了。临近中午，沙尘雾一般在身边飘绕，我感觉呼吸一下，就像沙尘被吸进了嘴鼻。从饭堂到宿舍，仅几十米的路，走得不畅。给儿子发了个短信：“带两只口罩过来，这里沙尘厉害，他们说一年至少有一百多天哩！”到了房间，大口呼吸，真不愿出门了。据说，肺病、肺癌也是这儿的多发病，这是否缘于沙尘呢？

喀什地区出现沙尘天气，据说一般在4、5月份。这个季节发生，较为少见。在我们居住的地委招待所，门窗紧闭。我原本在会议室开会，不知是谁，我猜是服务员，她们训练有素，把我的窗户关严实了。在迎宾大厅，服务员好几次用抹布擦拭着大厅里的沙发和茶几。尘土飞扬，迷迷蒙蒙似有若无，却无处不在。

今晚室外的快步健身，一定泡汤了。

八时许，吃了晚饭，沙尘暴更浓密了。远处的高楼都隐没在茫茫尘土中。连

鼻子里嗅到的，也是尘土味儿。到解放路上观看，留心数了数，骑电动车的十个人，戴上口罩的仅二三人。街上几个维吾尔族人若无其事地闲逛着。地委招待所的保安，坐在室外的竹椅上看书，也神情淡然，漠然视之。一群孩子在外面玩耍，看见我朝他们拍照，稍长些的小孩，挥起手，高兴地呼唤起来。我问宾馆服务员：“你们常年这样，受得了吗？”她们说：“这已很平常了。4、5月严重些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只是感觉心情有些压抑，但算不了什么。”她们很乐观。

听说今天来喀什的飞机停航了，沙尘暴确实制造了一些麻烦。

9月6日 周一 喀什

天色依然灰蒙。沙尘暴是否今天还在喀什逗留呢？问前来打扫的当地维吾尔族服务员，她说，今天应该好些了，已快出太阳了。窗外，沙尘迷蒙一片，看不清是沙尘还是云雾。我心里还存有疑虑。室外，停了一整夜的车辆，都积满了尘土，厚厚的。有的司机用抹布在擦，一点都无济于事，也有的用鸡毛掸子在掸灰，所掸之处，扬起一片尘土。一位同事说，要用水才能冲洗呀！“水贵如油，水冲洗的话，是有点奢侈了。”我说。

又问今天天气预报情况，助理的手机信息显示是浮尘。说是昨天也是浮尘。再上网一查，才明白昨今还算不上是沙尘暴。沙尘天分为浮尘、扬沙、沙尘暴和强沙尘暴。取决于风速和能见度的高低。无风或平均风速小于等于每秒三十米时，水平能见度又小于十公里的话，就定义为浮尘天气。

浮尘又俗称“落黄沙”，尘土，细沙飘浮在空中，对人体是有直接伤害的。这两天有点流鼻涕的症状，是不是也是浮尘所致呢？遥远的地方昏黄一片，而曾经强劲的太阳则显得苍白无力，呈苍白色或蛋黄色，使浮尘也看似黄河一般。

还没到沙尘暴的时候。沙尘暴也许更加可怖。

听说飞机恢复通航了。如果浮尘天气飞机也老是停航，这地方得有多少日子不能顺利航行了。

晚上八点，大街上川流不息。有一批穿着蓝色镶白条运动衣裤的学生，都骑着电动车，整整齐齐，也生气勃勃。让我眼睛一亮。又见一批穿着迷彩服的学生，骑的是自行车，愉快地前行。据说，可能是初三参加军训的学生。喀什大街上，因为这些学生，生出许多色彩和活力。

9月8日 周三 喀什

上月24日，随上海市领导到了和田，认识了一位农三师的负责同志。他的

一个嫂子生活在喀什，哥哥已病故了，嫂子带着孩子，生活得挺艰难。上午让助理联系上了，偕同伴一块前去探望。三运新村很近，没几分钟就到了。是四层住宅楼，一梯两户，是70年代建造的，简陋而又破旧。朱姓女士看上去还蛮健康，见了我们就说了上海话，原来是上海来的知青。她今年已过六十了，已退休在家。上世纪即1966年，她十七岁，就随大批知青来支边了，在三师四十六团干了一辈子。当时一个女孩太艰苦了，找了当地一个开汽车的小伙子。2004年，丈夫患了肺癌，她把家里的所有的钱都耗尽了，快二十万吧，为的是尽力挽救丈夫的生命，以及缓解他的痛苦。丈夫还是走了。把这点家当也带走了。留下两个女儿，大的现在乌鲁木齐，小的也结婚了，但大学毕业，至今还没有工作。不过结婚添了个小孩子，她帮忙带着孩子，也有些满足。

我们问她，很多人都回沪了，她没有想过吗。她说她回沪住过，年事已高的父母也让她回去，几个兄弟姐妹都有房，她回来可服侍他们，房子最后也可以留给她。她却住不惯。到了冬天，在上海感觉特别冷，整天抱着烫婆子。连老母亲都说，你比我还老呀。这么怕冷。喀什冬天有暖气，而上海冬天湿冷，又不用暖气，北方人一般都受不了。还有女儿也不习惯在上海生活，她得照顾她们。再有，她说老棺材就土葬在喀什，婆婆家人也都在这儿，想明白就住这儿吧，一辈子住这儿，葬这儿了。说到这些，她的眼眶泪光盈盈，那种感情实难用文字来表述的。

她退休工资一千四百元，本来过得过去，现在物价涨了，就明显吃不消了。我们递了一个红包。她很感激。说她一定马上转告她的家人。我们告辞时，她一直送到楼下。车缓缓离开，看着伫立在那儿招手的这位上海知青，我心中不免感慨和唏嘘。四十六年，人生大半就这么过去了。生活已不太可能大改观了。如果她真的回到上海，就一定能大大改善并会更快乐吗？我实在无法确定。

街头，簇簇菊花鲜艳地盛开。养护工人在一盘盘地排放着，给喀什增添了几分妩媚。司机说，这都是从暖室里搬出去的。也许是快过节了，这是这里绿化部门的一项任务吧。

又去了高台民居，这次对这充满了维吾尔民族文化精髓的所在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。外面看似破败平常，里边的每一条街，每一幢楼，每一块砖石，每一堵墙，都浸透了维吾尔族的文化。世代流传的制饕工艺、制陶工艺、制龙须酥工艺、编织工艺等等，都别有一番风味，让我品味许久。

还与一个八岁的戴领巾的小男孩合了影。小男孩长得挺俊，也很温顺大方。像是那家制龙须酥的老人的后代。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叫“大加”。我用汉文比划着，他似是而非地点头。我与同行突然醒悟，他也许听得懂汉文，却未必知道怎么个书写。

今天还拍了一些高台民居的楼、小巷和各类物什，还有平常而又自然生活的人们，感觉到维吾尔族平民的热情，淳朴和善良。

9月9日 周四 巴楚

北京时间八点十分出门，此时新疆时间六点十分。天蒙蒙亮，多年来很早在这样的晨曦起床外出了。喀什大街路灯不知何时熄灭了，来往的车辆和人流川流不息与白天差不多了。喀什人也够早的。

陪同上实董事长一行到巴楚。道路条件相当好，交通也挺畅通，一路行署的考斯特开得不慢。听说昨天一位上海原市领导的车辆因为限速缘故，原定计划都调整了。我们还挺顺当。晚上司机送我一个人回本部，和他聊了一会儿。他叫司买义，是柯尔克孜族人。1971年出生。按政策，限生两个孩子。他有两个儿子，都年幼，最大的大约七八岁。他告诉我，他父亲曾到上海治病。我还以为他父亲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，原来只是治病待了一会儿，对上海留下了深刻印象。父亲对他说，以后有机会到上海、杭州去，那里生活很好。司买义长这么大了，至今没去过上海，也没坐过飞机。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。我甚同情，却爱莫能助，只是鼓励他，有机会一定去上海看看。在他们心中，上海算是一个天堂了，我从天堂来到这个艰苦的地方，是一种难得的历练。

中午查看了巴楚的胡杨林。宽有三百零七万亩，这真让人惊叹！哪个地方会有这么大面积的胡杨林。这说是喀什的一大壮观了。可惜，不登顶是无法眺望并领略这片胡杨林的浩瀚的。登高塔陡峭了些，像是一个工作梯。最终，我们一行都放弃了。在平地上自然令人感受不了这辽阔了。而且，树林虽绿色，树林上也披上了不薄的尘灰，那种美丽又打了折扣。不过，10月胡杨林会是金色一片。我想，届时观赏，一定另有风味吧。

9月10日 周五 喀什

昨天车途中偷闲，写了一首打油诗，发给一些上海的朋友：“一声令下赴疆土 / 不是士兵也神速 / 亲朋好友未话别 / 短信当歌遥祝福。”算是对朋友们的一个告别和致歉。向荣和了一首：“君值壮年好气概 / 临疆挥汗无懈怠 / 天赐转机更进步 / 下载福德继未来。”哈哈，够积极乐观的。泽仁彭措写得有水平：“此去路途遥且远 / 关山飞渡亦等闲 / 国命自当男儿身 / 唯祈兄长得康健 / 扎西德勒。”即兴而来，可见此藏族兄弟的汉文功底。张兄回复：“昔日悉君赴疆土 / 今知离启也神速 / 知己无谓未话别 / 中秋申喀遥祝福。”浦东宣传部长邓捷兄调侃：“司令援疆赴边关 / 身先士卒是典范 / 后勤保障有兄弟 / 遥祝师林立功。”无论怎么回复，也都难表我心，都令我十分感怀。记录于此，以予铭记。

今天是伊斯兰教的肉孜节，也即开斋节。维吾尔族兄弟，喀什地区发改委的穆合塔尔主任介绍说，这是维吾尔族人的重大节日，就像过春节一样，欢庆色彩

很浓。昨天我们在高台民居一户人家，就看到屋子里的长桌上，摆满了水果、干果等丰盛的食物，清香诱人。

每年在伊斯兰教历9月封斋满二十九天后，当晚若有月亮显现，翌日便是开斋之日。教徒们往往在黎明“忙食一物”，即吃些食物，并向真主安拉谢恩。之后，沐浴并穿上盛装，到清真寺参加礼拜活动。这一天，清真寺也是人满为患。

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，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清真寺。今天确实比往日喧闹许多。门前人头攒动，孩子们也穿梭往来，玩得很开心。在广场，两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小女孩先是害羞，后来很大方地面对我们的相机镜头。是一位抱着小男孩的男子给了她们力量。与这位男子聊了起来，这位阿不都拉兄弟，原来在1993年去过上海，是陪他舅舅去看病的，因为他会说汉语。我见他的模样，便问他还在工作吗？他说在做，坐木匠活。又问他年龄，他说四十八岁。我们当时都愣了一下，他明显显老，刚才我们都以为他退休了。同伴之后说，幸亏没说抱着的孩子是他的孙子吗，说不定就冒犯人家了。这位兄弟皮肤黝黑，脸上满是皱纹，应该是蛮辛劳了。他得知我们是上海人，很热情，说今天是节日，还邀请我们上他家做客。我们还有安排，连连向他致谢，并挥手告别。

9月11日 周六 喀什

从小一室一厅，搬到了对面一号楼的大二室一厅。两周的居住，对小一室一厅已有一种依恋。大二室一厅自然宽敞气派些，但第一晚，就有点不习惯。比如淋浴喷嘴不是集体来的水流，而是分了叉，水流都淅淅沥沥的，洗得真不爽。床头的台灯也不知开关在哪儿，也许就是一个摆设。卧室的门是无法上锁的，可能是故意把锁芯给拆掉了，免得还要备上钥匙。卫生间里有一股骚膻味，开了排风扇，半天才觉得好了些……不会是依恋的心态作怪吧？几位客人，武警南疆指挥部的刘副主任、德三兄等，看了都说，这套房间还是有气派的，需要的。我都还想着那套小一室一厅。是否上了年纪对失去的东西都怀有一种依恋甚或伤感？

下午找时间到喀什的工地去察看了。商住楼，高层建筑，在喀什也属高档楼盘了。工地堆放着的加气砌块，让人摇首。尺寸不一，残缺不齐，色彩差异，表面部分也大相径庭。这样的楼料砌成的房屋，能让人满意吗？大量的实心黏土砖，本该淘汰了，但现在不仅与加气砌块抢占份额，而且绝对占了主导地位。含碱量高，泛碱性，不少瓦砖已白霜尽现，总令人担忧。

顺便去看了盘橐城。盘橐是“要塞”之意。公元73年，班超率领三十六个勇士，很快降服了疏勒国，一度阻塞的丝绸之路重又畅通。刚到喀什，就有人笑曰：“班超是最早援疆的干部，你们应该去看看的。”几次路过，未曾进入。今天一看，虽简单了一些，但值得一观。班超高高地站立在那儿，三十六个勇士在两

排整齐肃立，有一种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在其中蕴涵。而记录班超故事的画壁，巨大而清晰，像一排画卷，一览无余，又回味无穷。

晚上快走时，耳闻小树林飒飒作响，像有点雨点噼啪打在树叶上。风卷起一阵轻尘。或许明天该降温了。

下午助理送来一袋东西，是统一配发的鸭绒衣。拿出一看，软绵绵的，裹在帽子内，沉沉的，像裹着一个人头。赶紧把它舒展开来，挂在壁柜里。问安装插座的电工，喀什什么时候冷。他说，10月份。对啊，那就情到了呀。又听他说道：“没这么冷的，用不上鸭绒服的。”心里一愣。

9月13日 周一 喀什

天上的云彩明晰可解。难得的好天气，蓝是蓝，白是白。我们在这一天又迁徙了。漂泊的生涯又开始新的旅程。我们从喀什向莎车进发。这一旅程，大约两周，月底，才可能再回喀什那刚熟识的窗。

坐的是丰田，国产的，一汽生产的，要比前两次顺利。三小时的颠簸，经历了充满大补丁的道路。好车就是不一样。期间，下了车，小解了一下。有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广告牌，就地解决了。憋死是必然的。有这块石板遮挡方便也自然。

莎车宾馆的设施比喀什的地委招待所干净也富丽多了。晚饭后到街上快走了一会儿。这曾经的地区级县城，还是有繁华之处的。

9月14日 周二 喀什

从喀什到莎车，面包车一路颠簸，要花去四个小时，而丰田吉普，只用了三个小时。也够长的，道路竖向波浪形的，路面不平，车开不快，开快了也有翻车的危险。只有一百九十多公里，却令人特累。

9月15日 周三 喀什 莎车

位于莎车阿扎提巴格乡，有一个大约四百亩的巴旦木果园。据说是一个美籍华人投资的。汉族司机，一个小伙子，把美籍华人误说成了“美人华籍”，让人事后回味，忍俊不禁。一位清瘦、黧黑的男子看见我们在园里逗留，老远走了过来。听说我们来自上海，来观赏果园，他挺热情，引领我们到一棵果实累累的树下，让我们尽情地享用。扁扁的，桃似的外皮，不知道的错以为是桃子呢。它倒

真有一个学名，叫扁桃。这名字名副其实。外皮很容易撕开，内壳要找到口子，是一个几厘米长的缝隙，再顺势剥开，也不用多大的劲。里面的肉，杏仁一样，薄薄的绿衣里面，裹着的是洁白的一片。闻闻，馨香扑鼻，如崇明的甜芦粟的味儿。嚼在嘴里，淡然中有一丝清甜，香脆。

看管果园的师傅是河南周口人，到这儿来侍候巴丹姆，也有十年了。他一天四次给巴丹姆浇水，还经常施肥（氮肥），巴丹姆还是很耐旱的一个树种。这四百亩果林，大约一亩有三十六棵树，整个就超过了上万棵。一棵树每年能收获六七万斤。他说这巴丹姆营养丰富，具体是什么，他也说不上。

边上同伴笑说，是“壮阳”的，程师傅笑着，默然。

在莎车有一个与巴丹姆有关的笑话。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又娶了第五任妻子，妻子三十来岁。婚后不久，新婚妻就找乡长投诉了，说这老头简直是疯狂，每天要与她行房事，一晚三次，把她给吓住了。据说前四位就是受不了，而慌忙逃离的。乡长把老头找了去。老头老实相告，自己每天吃一个核桃，还有五粒巴丹姆！

说到这儿，有人又提起当地的一个笑话。说有一个干部老下乡，妻子不满意了，疑是上级领导欺负自己老公，不让老公下乡了。后来，老公被派到莎车出差，在十二木卡姆餐厅，吃了鸽子汤，走时还带了鸽肉回家。因夜色很晚，妻子早把门闩紧了，叫了好多声，加了几句：带了好吃的。妻子才开了门。两人大嚼美味，后来又干了好事，这一晚，妻子特满意。没几天，老公又要出差了，老婆双目圆瞪：“去哪儿！”老公忙回道：“是莎车呀！”妻子立即转怒为喜：“是莎车呀，那快去快回！”烤鸽子是莎车的一个名吃。

去阿扎提巴格乡察看一个富民安居村。因为洪水，这个村很多民宅被侵蚀了，县里在一片戈壁高地，规划了四百亩地，新建了一个居民安居点。每户居民至少有八十平方米的住宅面积，另有养殖区和种植区。新建住宅均是一层楼，用的是塑钢门窗，中空玻璃，也是蛮先进了。

到这个村去的路，好几段路是土路，尘灰飞扬。一路上，我们车队人为制造了阵阵沙尘，看见行路的当地人，停步让车驶过，被风尘包裹得密密匝匝，却并不在意，我的心里不是滋味。

司机小李说，南疆有句话，每天要吃二两土，白天不够，晚上补。说得挺形象，不禁会心一笑。

我的嗓子咳个不停，痒痒的，也像受了刺激，怕是这漫天的沙尘惹的祸吧。

9月16日 周四 喀什

又从莎车回到喀什。我们一直在行走。这段路我们已经很熟悉了。颠簸也有了思想准备。我们的吉普车就像小汽艇一样，在波浪起伏的水面上跳跃着前行。

今天的公路上难得的清新。向远处延伸的公路似有些湿润。一定是下过雨了。我们有点兴奋。疾驰中，冷不丁发现挡风玻璃飘落了星星点点的雨珠。真下雨了！这么急促，很快布满了挡风玻璃。这真是太稀罕了！进疆近四周，这还是第一次！以前有句：秋风秋雨愁煞人。现在这秋雨飘拂，如同甘霖，带来多少欢欣！也就一两分钟光景，雨珠就停歇了。司机启动了刮雨器，我笑说，你这一刮一下子都没了，我心里都疼了一下。

在路旁稍息片刻。脸上有雨丝轻轻飘拂。哈哈，又在下呀，似有若无，像南方的毛毛雨，真凉爽沁人。

这一路吉雨降临，是一个好兆头呀。

路旁的尘土积淀，雨滴太幼弱了，打在上面，不起波澜。犹如一个糕饼，上面疏淡地点缀着深褐色的枸杞。

真难以想象，十点多走，围绕地委宾馆走了一大圈，走到了街旁小路，却碰上雨愈下愈大，头发、衣服都淋湿了，天际雷鸣电闪，这阵势，是这些日子没见过的。在新疆待了两年多的一位同事说，他这几年也没见到南疆有这么大的雨。南疆的雨今年比往年都超过了四倍之多。当地领导开玩笑说，是上海，不，确切地说是我们把上海的雨水带来了。南疆的戈壁沙漠难得地绿色遍地了。雨还在下，淅淅沥沥。南疆是到了“有财有势”的时候了。不过，真担心那些农牧民的土坯房会承受得了这几小时的侵蚀和浸泡吗？

雨若有情，留是深情，走也是情深。

9月18日 周六 喀什

拉稀似的，时有时无。听说连续几天雨水，有的农民的土坯房已有渗水了。渗也就渗了，待天晴了，再用泥巴糊涂一下，就凑合着住了。当地建设部门这么说。

接待上海来的客人。总是提醒他们要多喝水。我们南方来的人，就像生活在干燥剂里一样，忍受不了那种干。大家都说这比喻很形象，很到位。

在喀什噶尔宾馆接待文新集团一行。《新民晚报》、《文汇报》的总编辑、党委书记都来了。还见到了漫画家天呈、小说家潘向黎、晚报资深记者俞亮鑫等。

十二点多了，与陈总在会议室商量工作。头昏沉沉的，想睡。

9月19日 周日 喀什

天终于放晴了。阳光照在身上，略有点火辣。这几天，喀什雨水不断，据说